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青谿漫稿卷二十

明 倪岳 撰

書

答友人下第北歸

九月望前一日聞故友某將北歸乃緘書而走告之曰
以予觀所嘗試於有司而為文者其所以黜者有三而
命不與焉理或之舛一也詞弗之達二也紛綸湮鬱羨

惡並陳如山人食客園蔬野穀亂列無序而適口者絕少三也若是者豈直命之過哉夫擿之無瑕也舉之無疵也可以上而不可以下可以前而不可以後確乎其弗可移也者蓋望而知其為善聞而知其為美夫孰能下上其手哉於是而猶有利不利焉舉而歸之命也斯信然矣今子之於文其已試者如彼而未試者如此而曰命也命也其可哉予因子欲進之心而告以勉進之意則所以抑之者固以有申之也夫登於山者中道而

或倦焉趨於下而已非一奮屐而往不能極其巔也遊
於水者中流而或息焉止於近而已非一鼓棹而前不
能窮其涯也則今日之所以策厲猛省豈容或後也哉
故必戒暇逸之私而攻勤苦之後去昏惰之氣而作明
敏之功革因循之繆而益奮激之力絕自滿之失而廣
容善之量舍自是之非而効從人之美祛自欺之弊而
切責已之誠涵泳聖賢之遺言切磋師友之忠告而熟
復父兄之善教朝焉於斯暮焉於斯蚤作而晚輟夙興

而夜寐責之強勉之餘積之歲月之久由是德崇而業廣知類而通達不至於大成矣乎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則子之志不可以不立也又曰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則子之時不可以或失也及可為之時立有為之志及其成也將無施而不利無行而不達者矣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夫孰能齟齬於其間哉至是則君子有性焉不謂命矣烏可以小試不獲者芥蒂於中而遽摧其英

銳之鋒也哉子其勉之幸毋以予言為瀆也抑余又有
告焉余言誠瀆矣然子之藥石也能已疾者也彼有以
膏粱之言進而欲已子之疾予恐弗之能瘳也而適以
甚之子其慎擇之哉

寄慰李士常

久不奉晤懷想拳切諒惟士君子讀書見理明白應不
以憂寂之故少累其中抑不知吾兄於此亦一刊落否
向者賓之方有鼓盆之戚計吾兄必為之惻然不日聞

賓之言竟亦坐此善人寡祐理不可詰而何天之困絕
蒙泉者至此極也每與賓之言及未嘗不累嘆終日也
嘗欲作一書奉慰懷事總總詞不足以盡一二輒復中
止何則譬之喬木其植根既久且固則其枝蔓暢達日
不可禦已若李氏之宗何以異此夫以累世功德之懿
不可謂非久且固者在今日正暢達而不可禦之日奈
何數年以來其摧折至於如此其亦謂之何哉雖然木
之底於成材者雨露之潤澤無幾而冰霜風雪之所摧

折者已非一日於是其材大成而置之大用不爽也然則天之於李氏豈非冰霜風雪交至疊加以玉成其後日之材者乎在吾兄勉之而已秋雨新霽遠思飄飄聊此草草以謝疏濶近得伊洛淵源一書奉為閑中檢閱肅然與諸君子相對庶幾憂患之心亦可以灑然忘矣如何如何

字說

王敏字遜之說

天順庚辰冬予侍親寓宣城時則有若王君者枉顧予於館舍肅然其恭薰然其和予覩其儀度聆其言議知其為誠篤君子而富於文學者也遂與之為莫逆交又明年壬午予領薦入官為別幾二載矣今年秋君以事至京師胥晤客邸敘好甚驩頃之過予言曰予素欲有請於足下第時有科舉累未敢言也茲既暇矣敢固以請因而詰之乃曰予始長父名之以敏既冠賓字之以遜之然少寄跡於戍伍長從事於章句因循歲月未有

為予發其名字之義者丐一言釋之可乎予不敢以不
文辭為攷商書說命篇有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則敏而字之以遜之也義本諸此夫驕與怠最害於
學者也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故為
學而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為入門一於謙遜而不務時
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
修所以來也賓父名字之義而有取於此非欲君佩服
而力行之乎今君雖隸戎伍而事詩書且又虛以受人

不驕不盈若深藏之良賈然君之志可謂遜矣自食其力研窮道奧蓋惟日不足焉君之學可謂敏矣然則君之所修蓋有如泉之始達源源乎其來者德之積也行不萃於厥躬而道之充也得不造於罔覺耶優游自娛俯仰無怍則其所造又可覩量之耶若夫他日掇科躋仕以堯舜君民使道濟當時澤被後世者不過舉此而措之耳則於賓父名字之命抑亦何負之有予非能言者重君之請庸書此以復且以致望云

說字贈張德虛南歸

京口有以醫世其家者曰錢宗嗣氏頃被召職醫上方
將奉檄北上念母氏垂白在堂義不可挈妻子以行則
留以奉其姑既逾年宗嗣日見任用求歸省不可得始
以其母之命托諸其內子之兄張咸吉者送之京師宗
嗣德咸吉之篤於友愛而不計其勞如此來謂予曰咸
吉吾邑名家子讀書尚義循循然惟幹蠱以養茲乃跋
涉數千里之遠遂致吾家固其敦於兄弟之義而於吾

心將何以報乎然嘗聞之咸吉以為未之請字將無以
尊其名而飭於行也思得大人君子一言以為終身誦
倘有以命之則咸吉知所以教而吾之報亦庶乎其塞
乎予曰易有之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夫咸者感
也物皆有相感之道故自君臣上下以至父子夫婦親
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然而相感之道利
在於正不以正則入於惡矣故咸得其正則吉此其名
之有取於易者如此予請因傳易聖人之意而字之以

德虛可乎蓋山以虛故能受澤心以虛故能受人此山
澤之氣所以相通而人物之情所以相感也故人之於
心必當充其本虛之體而擴其有容之量不使一私之
或存以至衆理之能受然後有感必通無不出於正而
底於吉矣苟以私意實之則必不能以正相感夫何有
於吉乎今咸吉之於錢氏之弟所謂情意相感而能得
其正者矣尚益虛已以為受善之地則其德之所成詎
可量耶咸吉其勉之遂書以為南歸贈

錢氏三子字說

成化己丑予展墓於杭道過錫山邑著姓錢君孟津甫訪予舟中時雪始霽邀予遊其鄉之小嵩山頭陀寺君諸子皆侍行其幼者特俊爽可愛乃憑肩輿以從執別之際出諸子名若字請予為之說久未有以復也茲予復奉命歸省回首舊遊蓋十稔矣況辱君書問勤渠可無一言以謝皋緩之過乎君世家臨安為吳越武肅王之裔讀書好義克承其先其子長曰本字以世立則取

有子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之意凡事莫不有本而時特舉孝弟為言者誠以父母兄弟人之大倫能於此而盡之其大本立矣故仁道至大而亦以此為行之之始意可知矣然則本之所以處乎家者可不盡夫孝親弟長之道乎况夫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由是出而為用於時則其所以事君事長之道豈不亦自此而立乎其次曰相字以世瞻則取詩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之意蓋周太師三公之官相之職也相居尊

位為民之所瞻仰則其審於接物平其好惡以盡夫修身刑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可不謹乎夫處廟堂之上則凡卑於我者固於此乎瞻處於家庭之間則凡幼於我者亦於此乎瞻蓋必疎然其不可以苟肆也明矣相之所以勉諸已以居乎人所瞻仰之地者其可忽乎又其次曰榦字以世臣詩有之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解者曰楨榦也皆為築牆之木橫曰楨直曰榦頌賢才而謂之楨榦者蓋以國恃賢才而立猶

牆恃楨榦而立也由是觀之非楨榦而用之則牆必傾
非賢才而用之則國不治然則為臣以事君者可不勉
之勉之而自置身於賢才之列後日人稱頌之亦猶周
公之所以頌文王者以為時多賢才以為之臣挺然國
之楨榦也不亦謹乎是則榦之所宜從事者宜何如哉
亦惟取法有周之多士苟出而効用俾朝廷獲濟濟之
効可也嗚呼孟津之所以名其子與其鄉先生之所以
字之者意亦深矣二三子所當交修而不怠者尚因予

言而益勉焉他日錫山之間有以孝弟稱有以賢才舉巍然而為人之所仰傑然而有譽於時必錢氏之子矣夫三子勉之予日望焉

崔恩字承之說

淮之大河衛指揮僉事崔君克遜讀書好文樂與儒士大夫游有子曰恩年甫弱冠日教之飭學厲行以承先澤其鄉友銀臺右通政仲君惟馨見而悅之許妻以女克遜以惟馨故識余嘗謁余官舍求以字恩而誨厲之

者久未有以復也今年復以漕事來京請之益勤偶讀
旱麓之詩而有感焉乃字之曰承之而著其義以告之
曰恩為惠為澤而承則受也繼也夫上天之雨露其所
以施於物者本於無心而物之所以承乎雨露之澤者
亦本於無心然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夫松柏之堅勁
蒲柳之脆弱均一發生於雨露之下而夐乎不同如此
蓋即物之所受而驗之天之所施雖出於無心之相感
然其舒慘予奪厚薄小大之間固有不可强而致者故

曰黃流不注於瓦缶而福澤不降於溼人施之於彼承
之於此夫豈偶然也哉崔氏之先以武功起家列職戎
衛荐沐寵恩世有爵祿傳緒至恩可謂遠且大矣夫朝
廷之恩猶上天雨露之澤也沛乎九重之上而洽乎四
海之廣蓋無不被而及之者然其厚薄小大慘舒予奪
之間則必因人以施未嘗苟然同也是則承而受之固
在此而不在彼歟譬之松栢之後凋而蒲柳之先零蓋
脆弱之質自不足與堅勁之材伍耳豈非並承雨露之

澤而所得固自有淺深厚薄於其間哉是則物之所以承之者固必有由來矣不可忽也承之何如德以植其根學以達其材博聞以暢其識深養以壯其氣磊磊落落以底碩大之用夫然後雨露之澤施之日深培之日厚所以紹續世澤於遠且大者在是矣朝廷之恩抑安能舍是而他適也哉所望於承之者如此尚其勉焉予日望之

題跋

題孝友卷後

天順壬午余嘗客宣城有朱氏者宣之望族也富而好禮樂接賢士大夫朱氏有四丈夫子其仕為撫軍者曰用忠為博士弟子者曰用章曰用輔曰用孚居賈於家而其長則客死淮南者曰用孚也用孚嘗過予請曰兄佐字用輔佑字用孚輔字之音恒嫌其近也幸為我更之予辭曰禮不諱嫌名矧音之近者乎用孚請益篤予乃舉易辭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之義告之而字之曰用吉因遂

與之定交焉用吉工筆札喜吟咏是歲冬與之賡酬凡數十百首長篇短章皆足觀者間出所藏孝友詩卷示予要題其後子展而誦之知用章臥病姑蘇時用吉方自北上維揚相距尚數百里用章知病且殆思見其弟而不可得而用吉亦思其兄兩情懸懸孰能與之會哉用吉偶覺心動疑有異即舍所事走姑蘇抵用章客所至之日用章方發書召用吉而不意其遽至相對若夢寐間不覺其疾之頓愈也及回抵維揚疾復作更數醫

皆以為不可療用吉遂懇天求以身代卒不獲命以沒臨終猶拳拳於父母兄弟之言畧不及私用吉為具衣衾棺槨以殯哀毀甚至人之憫用章之死而嘉用吉之敦睦者咸為詩以慰之而李教授亨遂名之為孝友卷宜也及用吉扶柩還宣祔於祖塋之次而父母皆垂白在堂傷其子之遠死嗣續中絕憂色形焉用吉日與其兄用輔稱觴拜壽承順顏色期樂其志而和其心人皆以為賢用吉之行可為不負李君之所稱矣雖然孝

友士君子之常行也近之於日用之所行遠之於光舜
之所以為聖皆此道也世之去仁滅義者方汨於物欲
之私其弗孝弗友者亦衆矣用吉於此乃能行衆所不
能行者要不可以為難哉用吉尚益勉焉力行而不怠
使塞垣朔漠之地以至窮荒遐逖之人其不相視而歸
厚寧不益見其賢歟予與用吉南北之人也交甫旬月
而一別已數載今始獲求桃溪謝翰林以下諸公詩以
張大其事而贅以是言

題印局陸嵩所藏徐武功詩後

鄉友陸先生元泰詞翰妙一時以布衣游諸公卿間有重名而仕卒不顯是亦命矣此稿乃先生自太學南歸時武功先生方在翰林為侍講因贈此詩緬懷疇昔岳以童子侍二先生側獲聞言議而古人不復作矣且詩語有懷家君尚書大人藹然交分之誼前輩風流蓋如此可重矣藁故藏趙戶部孟麟所先生之子嵩求得之持以示岳莊誦之餘有感於中者多矣嵩方仕有祿位

能世其業觀此亦能知所重者先生其有子矣故書以
畀之

武功詩有云年來離思正紛紛可忍重為送別
文張翰風流今復見何蕃行義昔曾聞天街十
二多春雪客路三千隔暮雲日下若逢倪侍講
煩君為我致殷勤

題羅德安集

明仲洗馬之曾大父也

羅德安集者泰和子理先生之遺文也先生在國初居則

負隱君子之操出而成賢貳守之名亦謹矣今讀其書足以窺其心術之正見其賢子孫足以占世澤之遠也昔楊文敏公謂先生修諸已施諸人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者寡其所感深矣嗚呼百世之下欲知先生者不有賴於是編耶

題全未了上人佛印後身卷

有一比丘未了號曰一完住報恩大藍若梅檀林中以自在身修無上法得清淨門絕塵垢想以如是故達官

長者見是比丘生歡喜心衆相愛敬以是因緣稱其名字遍滿世間時復有人作是念言昔有比丘名曰了元有大居士號曰東坡稱是比丘為佛印師有大智慧以一磨衲視無量世界盡入其中此一衲故永劫不壞應是人者不可思議後於金山說法廣惠衆生是居士者亦復隨喜因聞生悟捨所愛寶是二人者假是語言自相顯見若今未了師亦復如是我聞一性圓通周迴生死億千萬劫變化無窮信如是言了元未了前後出世

惟一了義因稱之曰佛印後身師人皆生敬信心衆口同聲稱如是言於是未了合掌向予問如是因恐墮惡業客塵妄想及事理障一切罪根恐因是故予告未了言我聞如來說第一了義無受想行識無口耳鼻舌身意無聲色香味觸法無色無相不生不滅何有於身身既無有何有前後昔大悲觀世音以無身之身化而為千萬億身以千萬億而歸於一以一歸於無無聞無見以示妙法何有此身是名前後身者即墮妄語我亦復

聞觀世音現大神通應以一切身得度者即皆見之而
為說法應是了元為大比丘以至末了亦為比丘因所
得度而見是身是名無盡義及諸世尊過去未來至于
見在亦以一身周流二世雖一佛不見二身而以一身
見大金剛力歷千萬刼不壞如大法輪轉轉莊嚴以一
相故變出諸相如大法鐘撞撞鳴吼以一聲故散為衆
聲如是二師能以一身幻出前後身者亦復如是是名
真正覺歷劫無窮盡何必前後身止此兩菩提永偏沙

河身身歸佛道師聞是偈已嘆未曾有再拜作禮而退

跋荆公絕句

右荆公天童山溪絕句一首思致幽曠有唐人風愛者書之纏素筆法清勁可謂二美矣吾鄉陳君明遠寶先世所藏因裝褫成卷屬題其後昔之論者謂公令鄞時行青苗法甚便於民及入相遂欲推之天下竟以為民害聖賢所行良法美意並施而不可者此說其信然歟

明遠與兄聖遠皆為令佐郡邑間久其於民情亦稔矣
政令之行固有宜於此而不宜於彼者歟此詩正公令
鄞時所作故因明遠之請聊與論之

恭題宣廟御製後

仰惟宣宗皇帝天縱聖明萬機之暇留意文藝一時天
葩薈藻垂賜臣工者莫不極古今之妙誠有前代帝王
之所不能及者猗歟盛哉時則有若錦衣衛指揮臣李
效良起家三衛執藝尚方忠實純謹深沐寵眷前後所

賜宸翰甚多其孫臣景謹錄副為冊以傳真希世之寶也伏聞憲宗皇帝亦嘗即其家取入禁中展閱累日後復畀之命之寶藏是則李氏荐承恩賚固非一世矣然則為之子若孫者於此可不百拜什襲保之於無窮也哉其子鄉貢士臣榮出示臣岳拜觀之餘謹書此以識

題盛虞鐘硯卷

錫山盛虞舜臣得端溪石硯斲為鐘形置諸端友齋四硯之首請予一言以識蓋硯之用以端石為貴鐘以象

形豈其用之尤貴者乎夫樂以鐘而鳴文以硯而鳴其用正相等耳至其所以鳴則亦惟人之所用之豈必若坡老所記彭蠡之口噌吰镗鞳者然後謂之石鐘哉君之歸尚益琢磨他之日大江之南有大叩之而大鳴小叩之而小鳴其必子也夫其必子也夫

策問

鄉問試策問三首

問堯舜之道載諸方策典謨之書莫加焉皆足以垂萬

世之明法者也三代有作胥此焉準其亦有可言者歟
然上資乎君道下切於臣職何者為最詳歟我太祖高
皇帝定天下之初首以彰善瘅惡之政條成大誥三篇
復以經傳之義意深長儒先之註釋不一特為總其確
論以著於篇名之曰資世通訓用詔後人本末不遺鉅
細畢舉大聖人之制作固出尋常萬萬也然意指之所
託條目之所著可以仰窺而縷析之歟且曰君道而君
道之所當事者云幾果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其所行

者止於此耶粵稽古昔何者為可見邪抑外此無復可
事者邪又曰臣用而臣用之所當戒者云幾果唐虞三
代之臣皆必絕乎此邪其所尤切者為何事邪抑外此
無所當戒者邪以至論士而獨舉伊尹而下六臣者為
士之善然六臣之所以為善者顧何所取後之欲成有
用之士者抑何所事諸士子祗服聖訓有年其知所以
為士之道審矣則夫於此六臣者其出處之詳優劣之
等與夫歸依嚮往之所在殆必有以處也幸以告我庶

他日勉修臣職以輔成君道者亦於是乎稽焉

問刑以輔治崇古尚焉虞典五等之刑周訓三千之屬
不可以有加也然八辟五禁何所施三典三刺何所用
耶約法三章與三百五十九章者孰得約法十二條與
七千四百八十條者孰失耶我國家有律令有條例付
之有司者詳矣然稽之古孰合乎虞周漢唐之制行之
今孰得乎輕重煩簡之中耶帝舜欽恤之言穆王哀敬
之教不可以不念也然除肉刑定箠令者何所始除斷

趾禁鞭背者何所昉耶除誹謗法與除文致之請者孰
是下減死詔與立覆奏之制者孰非耶我國家有審錄
有湔滌行之朝廷者久矣然麗乎原發者何以道出入
之科列於外任者何以覬潔雪之路耶伯夷播刑之功
蘿公敬獄之効不可以不重也然長者正人何以名持
正守法何以別耶天下無寃民與民自不寃孰優平反
遷官與平反辭賞者孰劣耶我國家有刑部都察院有
大理寺按察司責之鞫讞者衆矣然觀望風指何以得

情罪之實牽合律例何以盡評駁之允耶夫長我王國匪刑曷恃具嚴天威惟刑則然此固不可以不講也願聞所以得刑獄之道

問識時務者在俊傑諸士子固其儔也輒舉一二試相與論焉民習或有未純何以一之吏職或有未修何以懲之古有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者今可行乎選舉淹濫何法可以清經費虛竭何道可以阜古有以三科登隽又四賦經財實者今可用乎無告之民其拯援

何先不急之政其汰格何切古有以六德保罷瘵五要
簡官事者今可施乎夫究其理而皆合達諸政而必通
斯善論事者其審量以言亦將以觀用世之學

武學公試策問二首

問周官大司馬凡制軍則軍有將師有帥卒伍有長其
數可稽乎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伍兩師旅以
起軍旅其制可考乎以至馬牛之所出車乘之所供自
畿內以及諸侯之國鄉大夫之家其法又可得而聞乎

列國兵爭周制漸變齊管仲作內政以寓軍令晉襄公
舍二軍以復三軍魯之丘甲楚之六卒其視周之制何
如漢有材官羽林而復有南北之軍唐有驃騎車騎而
復有折衝之府其視周之制何若夫事必師古而後可
久矧兵為事之大者乎其考古制之詳與今制之善庶
無忝於善言兵者

問兵不貴乎多貴乎精然非訓練有素則亦無由而精
且勇也成周四時有振旅羨舍治兵大閱之法漢承秦

制三時不講其十月之幸五月之勝猶此意也唐則顯德之習射漁水之講武宋則築講武堂立校試諸軍伎藝格亦猶此意否歟抑行於何時舉於何人歟其詳畧之等精勇之効有可得而聞歟請著其說

與兵部論快舡事宜書

竊見南京快舡差使第一艱難積年負累甲餘貧乏每僉一人充當展轉哀告不已一至領舡中人之產不久即破蓋緣每差押運官員需索幫錢數多衛所又無餘

丁撥補必須顧人擇駕雖有附搭人貨所得不償所費
回還之日別無所得能事者得隨有差內臣販賣私鹽
少思陪補及至到此被其算帳扣除依舊一空生親見
一新僉小甲初頗殷實一年兩差房產隨盡遂為貧戶
似此夙弊無力可除誠可憫念因循歲久將成不可救
藥之病今因徐貢郎中所奏事件竊為議處條陳上請
萬乞俯察愚悃深軫下情一與復奏准行不勝至幸其
船每隻雖原設小甲餘丁共二十名其實有名無實反

成弊端宜照糧舡人數量為增減若得十五名的實親
丁駕舡庶免欺弊但湏亦照糧舡事例加與月糧一石
方可繫留人心所慮戶部以費糧見阻因查江淮濟川
二衛馬舡夫逃亡萬人以上皆係食糧人數以彼擬此
不為別費然此亦湏本部併作處分始克有濟若行戶
部必無可望倘人力既減糧復不給其為負累愈甚於
前矣至於量支租銀一節猶恐執事遠慮日後買馬支
陪或有不足之患以此前次奏內不以為然生亦於此

反覆籌之矣緣累年所積應天府見寄庫租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十三兩三錢七分一釐八毫六絲各府州縣衛所每年大約該納租銀四千九百八十五兩七錢八分九釐三毫今查得弘治十一年分已支過買馬租銀二千九十六兩弘治十年十一年二年上廠改造快舡共五十四隻惟弘治十二年告上廠快舡三十八隻縱以此多者為率每隻給銀三十兩共不過一千一百四十兩今以十一年買馬已支價銀并十二年上廠舡數

計之二項大約不過共支銀三千二百三十六兩比之
每年租銀之數尚餘有一千七百五十餘兩借使以後
年分或有災傷免徵只以此有徵之年支用所餘之數
接續支用亦無不足之患况累年所積二萬餘兩之數
仍舊不動乎此則所謂裒多益寡捐有餘以濟不足
一隻易完而差遣之用不乏軍餘稍寬而衛所之用可救
在上無纖毫之損在下有永久之益矣伏惟台照不勝
懇切之至



青谿漫稿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光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范 蓋

謄錄監生臣呂日永

欽定四庫全書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

明 倪岳 撰

碑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都城隍廟者祀都城隍之神者也廟故在都城之西南隅設像以祠國家水旱之禱百官萬姓疾癘禍福之祈禳於是乎宗幾百年於斯靈響赫然蓋神之所憑者大而靈之

顯亦遠也天順間廟燬于火既懲守者遂大施工以新之
土木瓦石之制金璧丹堊之飾視昔有加今年夏久雨水
溢廟用堙圮弗安神棲揭誠妥靈視以為歎我皇上復命
冬官加修焉正欹益庳徹獎改撓崇嚴炳煥益侈舊觀未
幾而工以完告史臣岳奉命為文於麗牲之碑以昭示無
極乃拜言曰古有功於民則祀之惟茲都城上焉朝廟社
稷之所屬下焉百官萬姓之所依外焉四方萬國之所仰
式表九圍保障庶類根本之地倚之為重惟神相之敷佑

國家雨暘時若滲浸不興協祥錫休上下攸賴故即其功
名之為神廟而祀之以答嘉貺列聖繼作不懈益虔禮固
宜哉乃作迎享送神詩系而刻之以續登歌焉詞曰

繄重城兮雄八荒又繚之兮以深隍宣國家兮保障仰神
氣兮不可忘結神居兮桂為堂白石陞兮綠綺房神之來
兮齊速駕兩龍兮霞裳敷瑤席兮玉鎮紛進奠兮淑漿憺
忘歸兮周章神保合兮樂康睠深固兮如金如湯民安阜
兮惟神之光神之去兮洋洋玉鸞鳴兮鏘鏘望神君兮安

極杳冥冥兮雲飛揚期終焉兮嘉惠后皇承兮無疆

書重修卞忠貞公廟碑陰

昔卞忠貞公墓在金陵治城之趾墓前有祠洪武初移置鷄鳴山列諸祀典而墓祠如故百餘年來以隣於道宮日就侵穢今南京吏部左侍郎九峯錢先生過而憫之亟命道錄李靖觀者拓其墓新其祠以妥其靈邦人拜瞻悚然起敬於是紀成有碑告成有文皆出先生之

手金陵善吟之士復有所作以頌公之大節與先生倡
義之盛心立石有期適岳奉命歸省祇謁墓下不勝高
山景行之思睹茲盛舉其能無言嗚呼昔公赴敵而死
也其子睭盱相隨以沒時人謂其忠孝之道萃乎一門
不已烈哉雖然兩晉有國之際一時號衣冠貴遊士莫
不輕弃禮法以清談放達爲賢雖王謝輩勲庸之盛亦
不免此獨公正色立朝不肯苟同時好其所論列所施
行一切裁之於正則其所養可知矣所以從容就義視

死如歸高風勁節震耀無極回視王謝輩不啻颺馳漸
盡然天下後世正議有在其去彼而取此也亦審矣然
則公之體魄所托廟食斯土千餘載間流風遺韻之所
在所以興起斯人儀刑後進者何如哉職斯土者固宜
知所重矣夫往者不可諫也繼自今尚胥珍護以永茲
舉于弗墜庶先生惄惄之用心不徒然也而於世道計
亦豈淺哉

神道碑

大明故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于公神道碑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之子冕歸自謫所即銜哀列疏以訟父冤上聞而憫之追復故秩遣行人司行人馬曉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由是天下稱快曰此誠天日開明公道暴白之秋也於乎休哉已而杭

之父老白於巡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
曰憐忠蓮制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弘治之初訓導儲行
奏公功績宜賜贈謚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其
事會給事中孫孺複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
天祥今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厲
後來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于鄉民所立祠未幾
冕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謚
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為

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沒則有褒恤
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謚祠祀在宋
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
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于墓表曰旌功命有
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
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畧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
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迴鑾有期論功
應賞不幸為權奸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恩已錫

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
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
於乎休哉於是冕抵書京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
禮曹親承德音宜為具述其事勤之墓碑以昭示無極
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謙字廷益姓于氏號節
菴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為汾州節度使知開封
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
軍沁水令金末兵亂譖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

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汎括新附復遷薊
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
諱夔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
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尉使都元帥延
祐間為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于杭故今為錢塘人祖
諱文入國朝仕為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

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楊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游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舡之

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公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河南山西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遍歷梁晉間問民之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勸民糴粟官為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

患督採近地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即減價而
糶旁省亦獲以濟征輸脫有贏餘即以鈔折納官民交
以為便歲旱奏減存留糧草積誠以禱雨澤民忘其災
河流歲衝土城遂築大堤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
以備修補復植柳於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
存焉時議者欲移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
疏止之山東陝西民流徙其地公為立里以居給田以
耕不使貽患地方後皆視以為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

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其田為軍屯復以大同遠在
北邊乞專差御史一員巡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為永
例議處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
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公設法招徠又恐
復業者殫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
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早
田薄收當輸邊者多折費金銀姦民恒竊以逃公奏遣
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公嘗

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威所著如此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寡合衆構贓罪污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滿為懼請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瑞王振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為公遂乘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為大理左少卿二省之民倍道赴關交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為請乃復命巡撫寶

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為兵部右侍郎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抵抗賜祭治塋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酋長額森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鄆公埜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敵不必上煩六師且皇帝宗廟社稷主無親臨戎懇留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寇奄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狩宣府慘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

滅寇將議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郕王監國
以係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
朝倉卒未定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
衆起捽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誼
雜無復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
不動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
請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
衆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裂吏部尚書王公直

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敢當進兵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扈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皆宜議罪以聞庶後之任事者知所用命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為景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額森不道犯我邊疆遙留大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為計邇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為要地

宜令都督孫鏗衛賴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御史王竑輩佐之列營于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為寇所掠通州所積糧數百萬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寇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全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府常經寇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修飭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為至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

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
端公先事豫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為安危太監喜寧
北種也土木之潰降歸額森因為之用尊之寇邊寇奉
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
徐珵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為
慟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
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
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監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

將石亨復為異議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北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寇輕發一矢喜寧喉額森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為十月既望寇移

蹕漸遠乃舉砲擊寇營寇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寇兵實天生公以為社稷也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鄉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參將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寇兵徐為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賚金帛以往寇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鑾輿而回寇謫詐叵測和不足恃

况與彼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不可
萬一可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遣之則變勢亦不
可也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侮從
之公以涿鹿真保定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
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恐寇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
能及即奏遣都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虹輩分益以兵
往為之援復請勅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
寇之深入必先攻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兵

與原守官軍互為應援俾無僨事謀報寇逼總兵朱謙
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
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奏上方畧密授
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赴日大舉者旋報寇已
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寇卒弗靖乃以
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寇竟畏憚
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額森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
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

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寇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北營衆讒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修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寇甚衆方寇入邊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為潛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寇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援臨清漕舡所經商舶輻輳寶喉襟之地寇入邊時嘗

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
尋謀知為寇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北使中來
瞰虛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
邊獨石馬營八城為寇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
督孫安授以方畧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由是八城
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
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
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

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千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詰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公孰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寇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

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則有黃蕭
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
遠處千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
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按司復置宣慰
司以土官蒞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
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
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寇既
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

顧森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
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
辭且曰縱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
語冕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
報腆爾宜砥礪名節母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
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
日況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
以平日所得賜物盛甲袍帶之屬移置第內封識加謹

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且奏公自奉儉約上親幸萬壽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蓋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歛伏亨等不能指一辭其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侄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

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充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
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
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
極此實天與人歸之會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
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大臣俱下
獄所司以金牌勑符具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
公於死會徐珵者以倡南遷為公所斥久不獲進因易
名有貞尤衡公者廷鞫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

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恨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托爾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酌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此實忠義

感激人心雖異類而天理固不泯耳先是杭之湖水竭
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
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姜乎蓋指公也至
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
十而已惜哉所司籍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蓋
公平日自律之嚴也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
上命陳所籍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
謙任事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算耶上

色變久之亨等俛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
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
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
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日上聞之益悟
其寃深悔之既而有貞獲罪逮竄闕

此

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
賴都督陳達憫公無辜密賂守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
康詣達達乃具棺衾俾康扶歸杭塋於祖塋即今建祠

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
怨無所顧忌不貸贓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
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在巡撫時所舉其他
文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蓋公知人之明如此所至
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
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皆至于
今不廢及己巳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
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
乘輿以安社稷以固邊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
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內外艱
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
好學手不釋卷為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
酒胡順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
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為準當
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

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為天下奇才焉平生著述甚多今
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
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
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未五十
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冕自副千戶改
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
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千戶朱驥坐公累戍
邊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

事中張巖工部員外郎倪阜益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
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壻也嗚呼公之功
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
一時之屈萬世之伸一時之冤萬世之雪公於此可以
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之日久然才
力綿弱不能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
國之大節姑即冕所述掇拾其槩碑立石墓道以示後
世以爲他日爲臣者勸焉惟公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

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臨文悚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挺生實商昭周為國之禎惟公之生允
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始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
畢甦邊塵肅清時方宴安寇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梃以
撻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闕而北曾未浹旬寇敢犯順
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詭詭公斥正之人
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建論外當寇衝一時安危萬目
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歛來功大弗錄公存以

功公亡以寃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
失短獲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四湖之蟠岳
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大明故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費公廷言神道

碑

廷言之卒予率諸僚往哭之越八日其子衍衡輦至自
其家奉其同年友圭峯董學士所述狀乞銘于西涯李
學士以塋復奉狀請予文諸墓道之石因憶成化己丑

春子為翰林編修時與西涯及篁墩程學士同以書經考禮部會試揭曉之前一夕拆所取第一卷則廷言也明日退朝賜宴於禮部大宗伯姚文敏公舉酒屬賀曰此崔吏部巡撫南畿所得士也可謂得人矣去今二五六年忽忽如昨日事豈謂遽為古人不可作也悲夫按狀廷言諱閭姓費氏廷言其字別號補菴世居京口之丹徒譜牒散佚莫究其所自獨傳宋季兵變閉城者十七日民且飢死費有諱篁者為粥食之賴以全活民

德其惠名其所里曰黃祐今謙為黃以時考之或其五
世祖云四世祖天起高祖仁夫曾祖文盛祖仲榮考淑
高妣朱氏廷言生有異質年十一選為郡庠生治詩經
試不偶乃改治書時崔公方莅其地及林侍郎一鶚為
之守皆名知人雅重廷言咸以禮待之領天順壬午鄉
薦登己丑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士得閩中秘書學有
造詣辛卯授編修甲午滿考得賜勅贈考妣如制妻封
孺人乙未二月同考禮部會試丙申選與經筵丁酉擢

國子監司業庚子乞歸省祭賜寶鏹千貫為道里費丁未滿九載進左諭德仍理司業事十二月進祭酒明年戊申改元弘治聖天子肇開經筵為講官賜白金三十兩文綺二表裏寶鏹三千貫車駕幸太學進講如儀賜大紅金織衣二襲降勅獎諭仍宴于禮部己酉命充日講官改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入史局纂修憲廟實錄辛亥八月書成進詹事兼侍讀學士賜白金三十兩寶鏹三千貫文綺四表裏大紅金織羅衣二襲仍賜宴於中

軍都督府十月進禮部右侍郎廷言平日謹畏自持自為日講官及為禮部當奏恒慄若不能出諸口嘗謂予曰某自夙興當造朝即心掉足弱不可忍迄退朝始安早暮憂惕因以得疾在告將三月具疏乞停祿養病以去上不允俾在任調攝給祿如故明日增劇越五日而卒蓋癸丑六月三日也廷言儀度魁梧豐頤美髯善談論議事理周旋世務若無不可為者始官文翰弗克少見於用其在國學教法有度士子悅服及佐典大禮每

郊祀為分獻官廷試為提調官親王妃主嘉行之禮皆以贊相其間宴賚有加然不七歲而官五轉衆方期其遠到而遽止是也惜哉廷言早失怙事諸兄盡禮與人交克全信義自處儉約平居善檢飭未嘗妄費一錢恒以訓諸子性尤曠達始病即為治棺經紀後事甚悉會暑月倉卒含歟靡一弗備識者稱之作文有奇思詩亦飄灑所著有自考集瀛洲奇處錄向陽書舍稿補菴稿藏于家作費氏宗譜斷自所知事信而核編聖駕臨雍

錄著一代儀文之盛梓行于時其生以正統丙辰三月
四日得年五十有八娶張氏有淑行男子五行衡銜銜
張出庶子銜側室徐出行衡俱郡庠生銜出後伯兄讓
子女五吳鑄李旦張準歐陽璉程孝同其壻也孫女五
衍等扶柩歸予復遣人護視以行將以甲寅九月日葬
於郡之京峴山朝廷命工部為營塚曠命長貳諭祭於
其家哀榮終始廷言於是乎可以無憾矣銘曰

江東有木梗與章根蟠厚地摩青蒼匠石睥睨喜欲狂

萬年必致歸明堂輪囷旁礴登巖廊巍然屹立時之望
風雨侵凌蠹且傷用之未久嗟淪亡生承帝眷夏異常
沒錫莖祭恩尤霧前途若短後則長翩翩五鳳嗟諸郎
偉其繼者孰可量京口之山惟故鄉噫千萬年此其藏

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卿愧齋陳先生神道碑

弘治甲寅六月二十有六日南京太常寺卿莆田陳先生
以疾卒於長安西街之第先是南京禮部董亞卿尚
矩以書來報先生疾可憂咸為駭愕徐而思之先生厚

德君子天將錫以遐福宜無他未幾竟以訃至相與悼
慟無已也既而其子舉來請于朝詔工部營墳以塋復
賜祭於其家舉拜恩將歸乃遵先生治命奉南京鄭通
政建綱所述事狀乞文於碑樹之神道顧予言曷足為
先生重然誼不可辭乃按狀而為之序曰先生諱音字
師召姓陳氏別號愧齋世家閩莆之涵江宋明州觀察
使淬與子仲剛俱死靖康之難旌其里居曰忠孝坊則
涵江之祖也曾大父宗義大父光遠父崇澄號耕樂俱

有隱操以先生貴初贈耕樂翰林編修進南京太常少
卿妣黃氏亦自孺人進恭人先生生而敦朴嗜學少長
補郡庠生有文名年都憲俸時僉閩臬一見奇之遣諸
子從之游舉天順壬午鄉薦登甲申進士第入翰林為
庶吉士成化乙酉簡授編修丁亥預修英廟實錄成賜
白金文綺進祿一階壬辰乞歸省墓賜寶鑑為道里費
丙申滿九載陞侍講入侍經筵辛丑同考禮部會試癸
卯推擢南京太常少卿弘治己酉南京翰林學士員缺

命兼掌院事壬子滿九載始進今官僅越一載遂得疾
以卒先生天性孝友痛二親不逮祿養每忌日悲泣不
自勝仲弟祖理家政為輸粟給邊授以冠帶季弟員事
舉業親為指授遂領鄉薦叔母居孀力為贍給遺孤子
女為之婚嫁族里之貧者周恤恐後平生和易坦率與
人交誠意懇切或與論事知莫可如何率曰也罷遂以
此稱之弗校也至其操履則剛介堅定不為勢利屈在
翰林時西廠初建方用事其爪牙韋英者乘之鼓扇密

捕兵部主事楊仕偉於家并篋掠其妻事已測人皆閉門避之先生與之隣即登墉大呼曰汝何人斯非奉上命敢擅辱朝臣耶其人詰之曰汝為誰而言乃若是復抗聲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懼汝輩壞國法禍福非所憚其人為之少戢在太常時守偹中貴究理樂器歲久損失益多欲歸咎先生然實無預也同事者亦密喻俾少俯就先生與之抗禮益辯論不顧其人怒甚遂併劾於朝所司覆覈卒無所及蓋仁者之勇其不可奪率類

此居官詳慎於義所當為不遺餘力為編修疏上時政
千事皆切治體時論建之及任卿佐於凡祀享薦獻必
躬為閱視務竭誠敬舉用僚屬一秉至公人不敢干以
私先生素明經學四方之士爭欲出門下京邸至不能
容經其指授往往取高第嘗有一登其門兩魁多士者
則先生造就人才可知矣今太常齊卿章春坊王諭德
鳌皆顯名者其他布列中外尤多所作詩文肆筆而成
畧不構思南京士夫公卿之家凡有慶弔之禮必藉一

言為重委幣而請者無虛日焉先生始入官余忝同升
得朝夕聚處談經論史未嘗少間至相約遞為主以會
咸規之資切磋之益親芝蘭而醉醇酣者久矣及官於
南書問往來不絕嘗遣幼弟從之游教愛深篤蓋先生
之處友久而益敬忠信篤厚非他人所能及而今不可
見矣每繙閱篋笥見其遺墨為之愴然嗚呼惜哉先生
以正統丙辰三月十有七日生春秋五十有九配黃氏
繼配林氏皆贈封為恭人子男二長舉黃出娶廖氏

次華林出娶鄭氏通政君女也二子同領壬子鄉薦時
以為榮女二長適翁司徒之子汝次適卓按察之子文
浚孫男五湏孝湏友湏政湏教舉子也湏禮華子也墓
以某年某月某日墓在莆田某鄉之原銘曰

陳有仲弓曰漢名士一德不羣二方有子嗟嗟愧齊猗
是之似學足成人行不失已外示以樸內灼于理文以
華之而不為靡翰苑容臺冰銜並擬官久始遷不為溫
喜恢乎其中莫可涯涘曷錫眉壽曷介繁祉孰謂斯人

乃阨於此既承恤恩以葬以祀亦有故人以誌以誄寧
碑深刻永昭厥美嗚呼先生斯無憾矣

大明故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右都督謚僖周

公神道碑

洪惟我國家統御六合鎮撫四夷奠中國於泰山盤石
之安固聖德神功無遠弗被如雨露之潤如風霆之威
然亦有宣力禦侮之臣分布藩閫如金湯之壯如羆虎
之猛是以夷狄聞之而畏服邊圉恃之而敉寧其所繫

宜輕也哉若今平羌將軍甘肅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右
都督周公廷璧蓋其一人也而今則已矣惜哉公自鎮
以疾請命東歸歸抵宣而卒其中子鐸茹哀具疏以聞
詔禮官致祭者五賜衰布以足計齋糧以石計者各五
十工部營墳以墓賜之謚曰武僖近代將臣鮮有及者
蓋異數也鐸復請予在天順間侍親于宣嘗及識公且
知其為人乃奉宣人王少卿遜之所述狀來請予文勒
石神道以昭示久遠予謝不敏而宣之人士繼為之請

者皆至乃受其狀序而銘之公諱玉字廷璧姓周氏世家之南湖高祖庇哥在國朝定天下初起從大將樹戰功遂有戎籍於永平衛曾祖禮始以功再進秩為宣府前衛正千戶卒祖安嗣尋以疾罷父賢嗣勇畧善戰以功七遷至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克右叅將分守獨石等城天順改元之明年戊寅寇掠延綏勢頗猖獗上驛召至京命提兵往援至則日與賊戰多所斬獲已卯正月朔哨賊野馬澗接戰四日賊益擁衆迎敵乃挺身

直前為流矢所中死之事聞贈都督同知賙賚有加特
命公嗣授萬全都司都指揮同知公時甫弱冠痛父歿
於王事感激自奮期以報仇居官廉慎自持督理屯田
邊庾克贍甲申少宰文莊葉公巡撫其地首薦公掌都
司事公勤於職業剝繁理劇若老於吏事者政譽藉然
成化改元乙酉前威寧伯王公方以都憲總制諸路兵
馬復薦公志氣英銳號令嚴明廉而不苛謀而有勇宜
任遊擊將軍統領奇兵以靖地方上賜璽書命公具如

所請是歲秋延綏有警公提兵往援斬獲甚衆癸巳正月寇入漫天嶺公率所部拒之北衆大敗斬首七十餘級奪獲達馬兵仗以萬計兵部論公功在優等進都指揮使仍加賜白金綠幣總制諸公遂建議以為寇雖挫衄然尚據榆林河套以為巢穴非潛兵擣之無以使之畏懾遠遁時各路將領聞議莫有任其事者公乃奮然與前總兵都督許寧統兵出境直抵紅鹽池賊巢殺敗賊衆擒斬三百五十餘人屠其妻子焚其輜重奪其駝

馬什器三萬有奇殘寇奔竄渡河而北朝廷降詔嘉獎
有運謀奮勇成此克捷之功之褒進後軍都督府署都
督僉事甲午秋宣府西路屢報賊警勅公往援八月戰
賊馬營齊家溝再戰赤城袁家墩斬獲甚衆追賊出境
而還復賜勅嘉獎尋與實授明年乙未奉勅克副總兵
官鎮守宣府丁酉遂奉勅佩鎮朔將軍印克總兵官鎮
守宣府庚子春堠兵屢報寇賊近邊窺伺者公率兵自
青邊口出追賊至紅崖兒復至龍門獅子衝累敗賊衆

追奔出境至水磨灣等處乃還以功進署都督同知癸
卯秋賊自柴溝堡出沒公率兵追奔至白腰山斬獲賊
級奪其馬足而還未幾賊自大同天城許家堡出沒勅
公率兵往援追奔至定安營等處斬獲賊級奪其馬足
而還勅嘉獎積二功與寶授仍署右都督秋八月奉勅
掛征西將軍印移鎮寧夏冬十月殺賊棗兒溝丙午冬
復奉勅有曰以爾久任邊陲累著勲績克副委托即今
甘肅賊寇騷擾特命爾掛平羌將軍印克總兵官鎮守

甘肅尤湏振作軍威攘除邊患以安境土以寬朕西顧之慮蓋至是而委任益隆矣明年奉詔寶授右都督先是迤西土魯番賊嘗於成化初劫哈密王母金印而去至是復殺都督哈尚古據其城朝廷將議討罪之師公請因彼使之還者使齋詔往諭庶或有濟已而果遣使入貢并獻金印城池及所虜人口悉如公所籌上大悅賜勅嘉獎有不勞士馬軍餉而坐收成功由爾平日運謀所致之襄公歷鎮三邊勞於計畫雖所至有功兵民

賴之然亦坐是嬰疾日思東歸矣前後六七疏乞解兵
柄詞意懇切上皆不允甲寅疾增劇其請益堅議者遂
謂公有辭難便安之意賴聖明知公特置羣議詔俾回
京料理秋九月聞命即日就道十二月抵宣疾益委頓
弗克造朝明年正月望前一日竟卒實弘治乙卯也其
生為正統己未後二月望日得壽五十又七而已公性
孝友事親處族各盡其分讀書不事章句而能了涉大
義以蔭入官遽處尊位卑已下賢為時所稱號宇凝峻

自偏裨為大將，隱然邊閫之望。愛養士卒，撫循有恩訓。
練有方統，馭有制。苟不用命，必罰不貸。每遇賊，計定而
後戰，往往克敵制勝。功績為多，敵人至見其旗幟，即驚
呼遁走。公處之裕如，未嘗有德色。平居蕭然，韋布不異
寒士，不喜廻篋，不近聲色。廉公自守，不為詭。隨見理明
察，洞燭物情，請謁不行，亦不容物。故人莫不敬而愛之。
而亦或以致嫉云。嘗謂久荷知遇，期以盡瘁報國，因大
書不敢負朝廷處六字，揭之退食之署，朝夕視以自警。

士大夫多從而歌詠之其所存可知矣嗚呼若公者求之一時邊將之賢殆未敢以一二數將微恙既祛大任可冀殆必若召虎南仲之於周總之於唐璋之於宋以辟四方以肇戎功以無忝世臣之後而遽止此耳不亦重可惜哉公配夫人唐氏有淑行子四曰鎮曰鋐先卒曰鐸曰鉞女四孫男三漳清淇女三塋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墓在城西沙嶺原祖塋之次銘曰

寶劍之精上騰於天下蟠於淵取而試之光采四出功

用萬全此誠國家之利器而干將莫耶又何尚焉猗歟
公兮雅望則然受命作藩由裨而專三佩虎符世領將
權塞塵肅清兵威聿宣屹如長城噫孰與肩倏以疾歸
高閭遽捐豈固於理者不可究而扼於數者不能前恤
典弘頌足慰九泉燕然之石其功可鐫永鎮茲丘何千
萬年

大明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南京錦衣衛掌衛
事都指揮僉事丁公神道碑

國朝有世功之臣曰丁公夢吉者以疾卒於金陵官舍其子福既卜吉壤於安德鄉石子岡之原以塋復奉工科毛給事所述事狀泣請予文刻諸墓道之石予嘗知公父子最久誼不可辭按狀公諱固宗姓丁氏夢吉其字也世為揚州江都人高祖成國初起從高廟征伐四方隸韓元師麾下既克北平遂有籍於燕山右護衛以孫信貴贈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妣許贈夫人曾祖勝累功陞金吾都指揮贈右軍都督僉事妣劉

贈夫人祖信在宣德間累功陞右軍都督僉事妣張封
夫人考瑄嗣職指揮天順初元迎駕有功進都指揮改
錦衣衛憲廟在東宮選官舍千人立隨侍營奉命統之
得賜金牌侍衛後以薦分守寧夏封昭勇將軍妣王封
淑人公始娠昭勇公夢異人授之子曰是將固汝宗也
公生遂以名焉公丰姿娟秀舉止異常兒漸長知讀書
樂從賢士夫游成化庚寅嗣職指揮蒞政忠義衛以明
察見稱大司馬白公大總戎太傅會昌侯孫公皆愛重

之嘗以邊將薦尋選總神機右哨復以薦來掌南京錦衣衛事先是衛多弊政公至多所釐正且更置其人用之有不悅者構言以沮公公不為動久之衆乃懾服今上嗣位之初盜起贛州於是大司馬余公與太師英國張公會廷臣議以為必遴選其人使為參將往守其地且謂非公不可遂以名上詔許之進署都指揮僉事賜勅給符驗旗牌以行公受命兼程而往至會昌乃賊往來之衝公即相地險易駐軍於斯精訓練謹斥堠以備

之仍出榜諭以饑寒逼迫之故苟能自新即為良民賊
聞之陰散其黨三年之間不聞警報公乃累疏乞謝事
歸復以當路薦名還仍蒞錦衣復奉恩例與實授僚屬
喜公復來公亦以自慰蓋衛屬皆公素所委任至是惟
總其成若輕車熟路無復事事矣上下安之未幾得疾
以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卒訃聞上悼惜命禮部
致祭於其家距生為正統壬戌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
十有三而已公性孝友事二親克盡子職處諸弟怡怡

如也平居自處矜飭無所苟與人交恂恂退抑一於
禮讓喜親儒素御下有恩故卒之日人多惜之配杜氏
中軍都督清之女封淑人先公卒一女適錦衣指揮周
鵬側室梁氏生子一即福嗣為錦衣指揮使娶黃氏錦
衣指揮琳之妹墓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以先夫人祔
惟公之先贊武功都顯位代有其人傳緒至公克起而
承之出則參戎閫入則總禁衛使天假之年則其懋建
勲績遠絕祖武所謂肇敏戎公以為國世臣也必矣顧

弗及大施而遽止於斯何耶是誠可惜也已既次序其事復繫之以詩曰

石子之岡峩峩新墳其墓者誰曰丁將軍桓桓將軍起
自武胄建閭授鉞將畧惟舊神龍初飛風動雲從丁氏
之先實奮於戎四世相承咸以功顯督府之勲開拓益
遠將軍紹業賢聲日聞禁衛載總兵柄斯分捨攘旣寧
桀驁胥服祿秩方增疾疚胡速驛鶻綠耳騁乎康莊霜
蹄一蹶孰不盡傷崇封在茲山水深固麗牲有碑以識

公墓

大明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謚文思彭公神道碑

弘治丙辰十月六日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彭公以疾卒於家訃聞上悼惜詔禮官賜祭者四冬官營墳以塋仍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傅賜謚文思適公弟彥恭以工部侍郎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乃以公門人禮部侍郎掌國學事林公亨大所述事狀俾予

撰次為神道碑將以立石墓次念予初入翰林幸與公
同官及同事經筵史局又獲同侍今上於春宮從公後
者二十餘年辱愛頗厚第愧才謫筆弱無以揄揚厥美
其不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華字彥實姓彭氏別號素
菴世為吉之安福鉅族安福之彭二宗其一自番易而
來再遷鐵冶菴梅樹下世稱梅下彭氏其一自高安而
來有曰隱君者擇勝於大志居焉梅下之彭傳十餘世
有諱芳遠者生二子長古清生務威即少保吏部尚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憲諱時之祖也次復安
與隱君之裔伯樞同壻於龍雲劉氏無子以復安季子
同升為之嗣號蒼山翁則公之祖父諱貫號一齋浙江
按察僉事俱以公貴累贈至資善大夫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祖妣郭妣伍俱累贈至夫人公生
而穎秀異常兒蒼山嘗坐堂上公趨而過問為誰具以
名對翁奇之尋侍一齋宦遊於外或為嬰孺態一齋課
以詩書俾續過輒口誦手揮沛然莫禦益大奇之正統

丁卯一齋居憂於家公時方十五六嘗過邑城坐客有持故券證以爭產者辯論不已公齒坐下獨抗聲曰此賚也衆驚問故公曰券果出革除庚辰年則當以建文三年書乃云洪武三十三年非賚而何爭者赧然而罷景泰改元庚午年十九以春秋家學領江西鄉薦甲戌會試第一人主司所梓程式之文不易一字及廷試名在二甲景皇帝疑之遣中官詢焉內閣諸老以為策有涉上皇語蓋權詞以對耳詔取策上覽竟留中被選為

翰林庶吉士復召入纂修寰宇通志丙子書成授翰林編修有白金文綺之闕

丁丑奉命祭告靖

江王便道歸省還朝秩滿三載得賜勅命辛巳丁內外
艱歸合葬如禮是年以預修大明一統志成賜寶楮五
百緡甲申服闋選侍經筵成化改元乙酉奉命主考南
畿鄉試丁酉英廟寶錄成陞侍讀有白金文綺之賜戊
子充經筵講官復奉命主考順天鄉試己丑充經筵日
講官有龍衣冠帶鞍履之賜自是時節頒賜鮮品及端

午牙扇與諸大臣等歲以為常辛卯以嘗表請建儲賜文綺一表裏壬辰廷試充受卷官禮部恩榮宴日文憲公為讀卷官仲兄彥充為儀制郎中季弟禮即彥叅舉進士與公同預宴席時以為榮未幾進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每歲恒奉命視牲分獻於南郊癸巳賜羅衣一襲金廂玳瑁束帶靴履及新刊貞觀政要皆慰日講之勞也甲午賜新刊通鑑綱目乙未廷試充讀卷官皇太子立賜文綺一表裏冬三載秩滿賜誥有操履端純才

學宏邃秉筆盡紀述之公積成多啓沃之益之雍丁丑
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進學士以災異上疏乞歸不允戊
戌奉命主考禮部會試皇太子出閣首進講大學有寶
楮之賜遂進詹事府詹事己亥賜續通鑑綱目辛丑廷
試充讀卷官冬三載秩滿既陞奏上謂公何以無兼官
詔吏部具履歷以聞特命兼翰林院學士仍賜誥推恩
其先悉如制壬寅冬御製文華大訓書成陞支從二品
祿甲辰復奉命主考禮部會試有權貴子已在中列而

朱墨卷互異衆莫能處公曰此簾外失防閑耳竟黜之
乙巳冬進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疏
辭不允自是賜予優渥寵任有加丙午六月感風疾不
能造朝上愕然亟命御醫來視時遣中官賈賜羊酒米
菜慰問者絡繹於道既三月疾未愈即上疏辭祿乞歸
上不允命食祿如故又三月進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職如故公愈不安曰因疾乞身乃益冒寵禁如此復上
疏辭不允有繡麒麟衣及冠履之賜丁未三月再上疏

乞歸詞益加切上重違其意特賜璽書慰勉俾馳傳歸就醫藥疾已即來其勿自便復命有司月給廩四石歲給輿隸六人瀝行復有白金寶楮襲衣之賜皆異數也四月上疏辭謝輿疾出長安道過大門望闕稽顙曰聖恩曷能報也因泣下交頤觀者感動五月在道恭遇上太皇太后尊號覃恩蒙賜誥且得追贈其先惡如制既抵家仰遵詔旨以安心願氣慎節飲食勉進藥餌為事歲惟祀先力疾從事暇則默坐一室手不釋卷恒諭諸

子曰吾負國厚恩爾輩能少樹立勉圖報塞庶補吾之不
逮耳至是疾加劇遂不起其生為宣德壬子十一月十日
得年六十又五而已元配劉氏同邑梅林望族先公四
十年卒子一勉政繼室分宜李氏先十五年卒俱累贈
至夫人子三勉敷勉敬側室河間宋氏子一勉肇敷國
子生敷輸粟授千戶政肇敬俱邑庠生孫男女幾人墓
以卒之後某年某月某日墓在某山之原惟公才識高
邁深沉簡重人莫測其際事親孝處兄弟友愛甚至伯

參洪家居公謹事之仲即儀制長公二歲自同硯席以至宦遊而歸始終無間言季彥恭早失怙恃賴公造就以至今日為時名鄉公初入官文憲公實奉命司教事既秉鈞軸亦聯官禁近相處雖益親而未嘗有私昵之干與人交不苟合不事嬉謔至於辯論古今疑義時事當成與敗人賢否隱伏之微亹亹如河決燭照百不失一恒謂以春秋起家而近歲學者不根經傳妄意比附大失聖人筆削之旨故其出主試事命題必以經傳相

合為主取人必以得胡氏家法者為主由是天下翕然
從風多公倡率之力四方及門之士曾經指授者多以
科第顯若今大宗伯謝公維章大司成林公亨大尤傑
出者也為文章力追古作者用意謹嚴稿必數易而後
成雖詩亦然有素菴稿若干卷藏於家昔我太宗文皇
帝入正大統之初首開內閣名學士解先生者七人入
典機務備顧問時五人同出江右其三人則同吉安也
後獨揚文貞公以清節雅望為中流砥柱者餘四十年

未幾文憲公繼之清方介特無忝前烈迄今天下仰焉
而公復以昆弟之賢嗣美於其後固山川靈秀所鍾間
見疊出以副廟廊台鼎之用然吉之文章政事卓乎一
代之盛有如此者豈偶然也哉嗚呼公今不可作矣嗣
徽音而景芳躅者豈無其人歟予於是乎有感爰序次
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黃閭邃嚴從古則稱猗吉多賢濟濟以登弼亮皇圖潤
色帝制百年於斯繼美無替惟文貞公介特不移遼遼

文憲式克似之嗟歎文思用不克究曷紹於前曷嗣於後仰曷以酬帝眷之隆匪公之厄悲人之窮崇封在原穹碑在麓焯德矢辭百世以告

青谿漫稿卷二十一